

引言 续书的含义及其历史评价

一 小说续书的研究现状

小说名著的续衍是中国文学史上比较常见的现象。从明代的“四大奇书”到清代的《红楼梦》，从晚清的《三侠五义》到民国时期的《七剑十三侠》，凡是取得较大社会影响的小说名著几乎都有续书附骥，有的还不止一部（如《水浒传》、《红楼梦》），有的则一续再续（如《三侠五义》、《施公案》）。从总体上说，小说名著的续书无论在思想深度还是艺术技巧方面都没有达到原著的水准，因此，在本不重视通俗小说的封建时代极少有人关注续书现象，更谈不上专门研究了。续书作品也因此常常被称作“蛇足”、“续貂”；续书行为则被讥讽为“邯郸学步”或“东施效颦”。其实，文学史上如此复杂的续衍现象是值得我们深入研究和挖掘的，姑不论有不少续书在某些方面达到甚至超过了原著的水准，取得了相对的思想或艺术成就，即使抛开这方面来说，研究小说续书也有着不可忽视的意义：首先，小说续书具有双重性质，从接续原著

角度来说，它是对原著的延伸和继续，从续作者角度来说，它同时也是相对独立、完整的新作品，所以续书在小说发展史上往往具有承前启后的过渡作用；其次，续书现象主要是名著本身的影响所致，研究文学史上的续书问题，实际也是对名著影响研究的延伸；再次，续书作者在续写原著故事情节时大都自觉或不自觉地对原著提出了鉴赏或批评性见解，至少许多续书都客观地流露出作家对原著的独特理解或个人感受，所以，续书一般都具有对原著的鉴赏或批评价值；最后，研究小说续书的创作心理、分析续书作品的艺术得失还可以总结文学创作的经验和教训，对当前的文学创作也有借鉴意义。另外，如果跳出文学史研究的范围去观照续书，可以发现续书还具有文学以外的其他价值，如社会学、语言学、民俗学等等，诚如林辰在评价《红楼梦》续书时所说：“红楼续书又不仅仅是个小说艺术问题，它们在研究社会思想史方面的价值，似乎超过了它们的艺术价值。”^①

如果说小说在古代是受轻视的，那么小说续书则更是评论者所贬低的对象了。明末清初是小说续书创作的第一个高峰时期，清初的小说批评家刘廷玑敏锐地注意到当时盛行的续书现象，并在《在园杂志》中对这种创作现象提出了批评。但是，自刘廷玑以后，专门评价小说续书的批评者一直是寥若晨星，即使有些人偶尔论及到小说续书也几乎都持贬斥的态度。历代的文学史、小说史著作也大都只是零星地介绍或评价几部相对好一些的续书作品（如《西游补》、《水浒后传》），对续书创作的现象则无暇顾及。

真正从文学史的角度对续书现象进行研究是从 20 世纪 80 年代才开始的，《光明日报》先是发表了吴晓铃、林辰二人评价

林辰《红楼续书之我见》，载《光明日报》1985年2月26日第三版。

《后水浒传》和《后西游记》的单篇文章；黄岩柏、刘景亮也分别发表了关于刘廷玑对续书的评价、关于续书的价值等问题的短文，不久，林辰又发表了对《红楼梦》续书现象的评价文章，李时人对小说史上仿作和续书现象、张弘对续书和仿作问题的补充等文章也相继发表。20世纪80年代末，林辰在《明末清初小说述录》中的《论续书》一文专门探讨了有关小说续书的诸多问题，之后，学术界关注小说续书的人渐渐增多，至90年代初始有李忠昌的《古代小说续书漫话》出版，该书是安平秋等主编的“古代小说评介丛书”之一，它可以看作研究小说续书的第一部专著，材料丰富，论述平实。然受该“丛书”的性质、体例和篇幅的限制，《古代小说续书漫话》只是作为中学生的课外读物出现的，所以对于许多有关续书研究的学术性问题的讨论并没有深入和展开。90年代末又有青年学者赵建忠的《红楼梦续书研究》出版，该书在大量占有原始资料的基础上较为详细地讨论了有关《红楼梦》历代续书的创作情况，但因只是讨论一部名著的续书而相对限制了不少有关续书现象问题的进一步展开和深入。鉴于以上两部小说续书研究专著的局限，笔者认为有必要对我国古代的小说续书现象做更进一步地探讨和研究，以期对小说续书现象有一个更为全面、完整、客观的认识和评价。

二 续书的含义及本书研究设想

关于小说续书的概念问题，林辰在《红楼续书之我见》一文中对“续书”进行了限定，之后他在《论续书》中进一步明确了续书概念“广义”和“狭义”的区分。所谓“广义续书说”认为：

续书是对前书（包括前期短帙作品及传说）的增删、加工、改写和补撰，从而使得前书或前作得以提高、扩展、充实和完美。^①

论者以冯梦龙在余邵鱼《列国志传》基础上创作了《新列国志》，蔡元放又在《新列国志》基础上重新补订改写成《东周列国志》为例，认为广义的续书有两层意思：“一是重写前书，使之提高；一是学步名著，摹拟仿作”。而“狭义续书观”则指如下两种类型：

一种类型是就前书中的有悬念的人物或情节，进行引申或演义。如陈忱的《水浒后传》，……另一种类型则是对前书立意之反动（全部的或局部的），意不在续，而在于抒发与前书相反的观点。如《后西游记》。

这种把续书区分为广义和狭义的设计，其优点是有益于研究者“从广泛的文学现象去考虑”问题，然而，“广义续书说”的缺陷也显而易见，那就是容易造成续书跟“改编”、“仿作”的混淆，不易深入挖掘和研究小说史上续书现象的独特文化意义。

笔者不反对以开放的观念研究文学史上的续书现象，也提倡研究者开阔研究视野、拓宽研究领域，但是在具体讨论续书的含义时，笔者认为关键还须从“续”字上入手。论者以从《列国志传》到《新列国志》、再到《东周列国志》的发展变化过程为例，阐释广义续书的含义。实际上，从《列国志传》到《东周列国志》的发展过程，虽然经过作者的加工使小说内容更加充实，但

后者的主要故事情节仍以前者的基本内容为主，并没有大的改动，也没有作出新的补充，更多的只是创作技巧上的润色而已，因此并不具有“接续”的性质。另外，笔者不赞同把“仿作”也看作小说续书，因为续书的创作目的不在于“摹”和“仿”，而是对原著的故事情节进行参与，是对原著情节或人物的补充和发展。“仿作”却不是从原著的情节或人物出发的继续，而是在创作技术上临摹前书，编一个类似于原著的“新小说”。关于续书和仿作的关系，80年代就有论者指出：

续书是接续原著的人物、情节继续加以发展而成的作品，仿作则仿效原著的题材类型、结构方式乃至表现手法，范围更为宽泛。但在沿袭和借用读者已经接受的现成素材和文学类型方面二者是一致的。^①

正由于续书和仿作“在沿袭和借用读者已经接受的现成素材和文学类型方面”是一致的，所以，把二者联系起来考察也未尝不可。问题在于，如果把“改编”和“仿作”也看成是续书现象，无疑扩大了续书的外延，那将会造成“续书”概念的含混不清，不易考察小说史上续书现象的独特文化意义。无论广义续书说还是狭义续书说，我们主要是看作品是否与原著的人物具有某种联系，故事情节是否对原著有所发展和补充，这是衡量一个作品是否为原著续书的根本标准。

另外，这里还需要说明的是，即使有的小说在名称上有“后”或“续”字，实质上并不具有续书的性质。这种情形多出

张弘《中国古代小说续书和仿作问题补说》，载《光明日报》1986年12月30日第三版。

现在一些文言小说和白话短篇小说的仿作上，前者如《后搜神记》、《续夷坚志》、《后聊斋志异》等，它们只是在体例上摹拟原著；后者如《续今古奇观》、《西湖二集》、《二刻醒世恒言》等，它们都是在形式上摹拟原书，其故事情节、人物形象与原书并无关涉。有的小说标明“续”或“新”，但其实际内容并非是接续原著而写，而是另起炉灶，与原著毫不相干，这当然也不能算是续书。例如，清代以《三国演义》续书名目出现的小说有三种，它们是酉阳野史的《续编三国志后传》、梅溪遇安氏的《后三国石珠演义》和无名氏的《后三国演义》，其实，它们之中与《三国演义》在故事情节、人物方面相衔接的只有《续编三国志后传》，其他两种小说的内容则人非前人、事非前事，与《三国演义》毫无关涉，只是借重原著之名的冒牌续书而已。^①

最后，还需要说明的是，小说名著续书作为一种文化现象，从纵向来说，不仅古代有之，直至今今天有些名著续书仍然有它的市场。以《红楼梦》续书为例，作于 20 世纪 40 年代的《红楼真梦》，其距《红楼梦》原著已经一百五十年了，但就在《红楼真梦》问世的四十年之后，又有张之的《红楼梦新补》（1984）、萧赛的《红楼外传》（1985）、周玉清的《红楼梦新续》（1989）等相继问世，直至 90 年代还有刘心武的《秦可卿之死》出版，而且，恐怕将来还会有《红楼梦》的续书出现。这些毕竟还是古代小说的“新续”，还有为现当代小说创作续书的，鲁迅先生的《阿 Q 正传》就有续书——《阿 Q 的子孙们》；赵树理的《小二

赵建忠《红楼梦续书研究》认为署名“酉阳野史”的《三国志后传》也不是续书。笔者认为《三国志后传》把历史上的“五胡乱华”事件附会于《三国演义》的后代们，写三国英雄后代复仇的故事，这应是符合续书定义的。参见该书第 18 页，天津古籍出版社 1997 年版。

黑结婚》也有《老二黑结婚》问世。从横向来说，续书现象并非我国所特有，外国的名著也常有续作产生，如《荷马史诗》、《飘》、《蝴蝶梦》、《查太莱夫人的情人》等都有续书出现，有的也不止一种。本书只讨论与中国古代的小说续书现象有关的诸多问题，对古代小说“新续”、现当代小说的续书及外国小说续书则不予涉及。

本书从以下几个方面，力图对古代小说的续书现象作全面的探讨和研究：首先，按照历史发展的顺序对明清时期的小说续书创作情况做一鸟瞰，简要介绍主要小说续书产生的时代背景及其内容。其次，按照续书对原著故事情节的接续方式，对明清时期的小说续书进行分类，进而分析主要小说续书的艺术成就、局限性及其原因。再次，从原著的影响、续作者动机和读者接受心理等三个方面对小说续书产生的原因进行全面地探讨，以期挖掘出名著续书产生的历史文化根源。再其次，通过对明清小说续书作品及序跋、评论中关于续书创作内容的梳理和归纳，总结出明清时期小说续书的创作批评理论。最后，以明清时期主要小说续书为个案研究对象，探讨续书对原著在鉴赏和批评方面的重要价值和意义。

第一章 明清小说续书发展概况

第一节 明清小说续书的渊源

一般来说，研究一个问题，首先要弄清研究对象的基本情况。研究明清小说续书就要清楚小说续书的渊源所在。由于论者对续书含义的理解不同，对续书产生渊源的認識也有很大差别，有人把唐代皇甫氏《原化记》中的“吴堪”算作是最早的小说续书，^①有人把续书的渊源追溯到先秦时代《诗经》中的“笙诗”。^②前者所说《原化记》是晚唐五代时的一部文言小说专集，其书久已亡佚，“吴堪”条见于《太平广记》卷八十三，其前半篇的情节与《搜神后记》卷五中的“白水素女”故事相似，但这种借原著的题材而改写的故事并不具有“续作”的意义，前后两篇小说的主人公姓名、身份都不一样，且“吴堪”在小说的叙述中丝毫没有提及接续哪篇作品；后者则只是对《诗经》中有目

① 李忠昌《古代小说续书漫话》，辽宁教育出版社 1992年版，第9页。

② 赵建忠《红楼梦续书研究》，天津古籍出版社 1997年版，第42页。

无篇的所谓“笙诗”内容的“填补”，更不具有续写的性质，何况其体裁本身也没有什么情节可言。

本书认为，小说续书的涵义是相对于原著来说在故事情节上的接续或原著人物活动的延续，它的产生不宜追溯到情节和人物都极其简单的唐代以前的小说，小说续书的产生只能在具有较为复杂故事情节的白话小说问世以后。我们知道，古代通俗小说源于民间的“说话”传统，这是为学术界所公认的。说书技艺讲求故事情节的传奇性和连贯性，为了吸引更多的听众，说书人总在不断扩大、充实讲说故事的容量。只有在不断扩大、充实说书内容的基础上，艺人们才可能连续不断地讲说下去，小说与说书本来就相互影响、交替产生，于是随着说书容量的不断增大，小说内容也不断扩大，便相应出现了小说“续书”。因此，小说续书同其他的通俗小说一样，也是从这种“说话”技艺发展而来的。

唐代的“说话”技艺处于初级阶段，现存文献中，有关唐代“说话”记载十分稀少。宋代以后，随着市民阶层规模的不断扩大，他们在文化生活方面的需求也不断提高，这就极大地促进了瓦肆伎艺的发展，“说话”艺术才真正地发展壮大起来，而且有了诸如讲史、说经和小说的分工。其中“讲史”和“小说”最为兴盛，但“小说”与讲说争战兴废大事的“讲史”相比显得简短精练，篇幅也比“讲史”短得多。“小说之体，在说一故事而立知结局”，^①所以，只有“讲史”与我们讨论的小说续书有较为密切的关系，“讲史”类不但是宋代市人小说中最早发达起来的一个门类，而且也是最早刻印成书的一支。“讲史”在后代也有称作“评话”或“平话”的，当时的“讲史”常常连续讲说历代

^①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第十二篇“宋之话本”。

兴亡的故事，因为叙述的是历史故事，所以篇幅比起其他门类的市人小说一般要长得多。在现存的讲史话本《武王伐纣平话》的开头有一首诗，从“三皇五帝夏商周”说到“隋唐五代宋金收”。一部历史从古说到今，至少要十几种话本才能说完，说话艺人在讲说时不可能一次、两次或一天两天就能够讲得完的，于是就需要分段、立目，这无疑是后来成为书面文学后要分卷、分回的起源，但许多情节并非是在讲说之前就定型的，而是随着说书艺人讲说的需要而内容不断地扩充、续写的，于是，又有“卷”或“集”的分别，这种既相对独立又前后衔接的“集”与我们要讲的小说续书很相近，可以看成小说续书的雏形。为了进一步说明这个问题，我们不妨对现存的几部“讲史”话本做一考察。

现存的《新编五代史平话》无疑是经过元代人增益刊印的“讲史”平话，它讲说历史上五代时期兴废争战的故事，内容包括“梁史平话”、“唐史平话”、“晋史平话”、“汉史平话”、“周史平话”等五种，这五种名称都是原来就有的题目。五个连续的朝代故事是不可能在一、两天之内就讲完的，必然要分日分回地说讲，五个部分在时间上前后相连，这种联系类似小说续书。当然，所谓“梁、唐、晋、汉、周”五朝只是时代的先后更迭而已，还不能说它们之间具有续书创作的性质。比《五代史平话》稍晚的元刻本《全相平话五种》也是一套连续的讲史话本丛书，一般认为它也是从宋元讲史说话艺人的口头流传而由元代人整理刊行的。从这套丛书的名目上看，绝对不会只有这五种，因为既然有《七国春秋后集》、《续前汉书平话》，则必有《七国春秋前集》与《前汉书平话》与其对应，这两部平话与我们所说的小说续书就更为接近了。

先看《七国春秋后集》，此书全称《新刊全相平话乐毅图齐七国春秋后集》，分上、中、下三卷，讲史平话一般在开头都有

一段“引子”，而此书开门见山就说：

夫《后七国春秋》者，说着魏国遣庞涓为帅，将兵伐韩、赵二国，韩、赵二国不能当敌，即遣使请教于齐。齐遣孙子、田忌为帅，领兵救韩、赵二国，遂合韩、赵兵战魏，败其将庞涓于马陵山下。有胡曾《咏史诗》为证。……其夜，孙子用计，捉了庞涓，就魏国合六国君主，斩了庞涓，报了刎足之仇。

此下即接入正文。但正文对这段话中“斩了庞涓，报了刎足之仇”的具体情节并没有叙述，这段话的内容显然是“前集”的故事情节，根据这里对“前集”内容的简要追述，我们可以推断出前集主要讲述的必是“孙庞斗智”的故事。可惜《七国春秋前集》已经失传了，但现存明代人编的《孙庞演义》里的孙操、王敖、鬼谷子等人物，都在《七国春秋后集》里再度出现，两书的故事情节前后衔接，只是《孙庞演义》的文字经后人修改过罢了。胡士莹还进一步推测出“前集”的题名可能是《全相平话孙庞斗智七国春秋前集》。另一部《续前汉书平话》情况与此类似，其全称《新刊全相平话前汉书续集》，书名曰“续集”，当另有“前集”在先，所以开头也没有一般平话常见的“引子”，小说劈头即说：

时大汉五年十一月八日，项羽自刎而死，年三十一岁。

开篇如此突兀而起，说明此书的前面一定有过一本“正集”存在，这里显然是承续项羽和刘邦楚汉相争的故事而写的。郑振铎在《插图本文学史》还推测出那部久佚的“正集”情况：

其叙事当止于：项羽被围于九里山前，四面楚歌，虞姬自杀；羽奋勇突围而出。走至乌江，终于自刎而亡。所以这部《续集》单刀直入的便从时大汉五年十一月八日，项羽自刎而死，年三十一岁叙起。^①

胡士莹《话本小说概论》则推测出正集的书名可能为《楚汉春秋前汉书正集》。因此，我们可以推断《前汉书平话》很可能就是以“楚汉相争”为主要内容的，而此书后面所讲东汉故事的部分，甚至还可能有《后汉书平话》的遗响。

于此，可以看出《七国春秋前集》和《七国春秋后集》、《前汉书平话》和《续前汉书平话》之间在故事情节上的密切联系，它们不仅在时间上前后相承，而且故事情节也前后相连，从人物的活动上也可以看出前后发展的趋势。也就是说，这两组“讲史”话本的关系，基本是前书和续书的关系，所以后书称作“续集”。

总之，小说续书产生的土壤也与其他通俗小说一样，是在民间“说书”技艺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我们还可以从现存的有关说唱文学的史料进行论证。与上述《全相平话五种》类似的还有20世纪60年代出土的《明成化说唱词话丛刊》，这套说唱词话一般认为是现在所见最早的弹词刻本，很可能是据元刊本翻刻的。其中讲述“花关索故事”的有四种，即叙述汉代末年关羽少子关索一生的事迹，这四种讲唱话本分别叫做《新编全相说唱足本花关索出身传》前集、《新编全相说唱足本花关索认父传》后

^① 郑振铎《插图本中国文学史》第四十八章第五节，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

集、《新编足本花关索下西川传》续集、《新编全相说唱足本花关索贬云南传》别集。这里所谓“前集、后集、续集、别集”等名称均为原本所固有，并非后人所加。从内容上看，这四集之间的情节既相对独立，又前后衔接，有的还在情节关键处突然煞尾，这显然是有意造成悬念，以吸引听众的兴趣。例如：“前集”结尾写鲍王曾与廉康爷爷许亲，答应把自己的女儿鲍三娘嫁给廉康为妻，但后来鲍三娘却瞒着廉康与关索成亲了，廉康不明真相，还派人前来询问亲事的情况。鲍王正不知如何答复来人的关键时刻，“前集”内容戛然而止，在“后集”《花关索认父传》的开篇就笼罩着剑拔弩张的紧张气氛，然后写关索杀掉了廉康。这种在小说结尾有意制造悬念的手法，在清代中叶以后的小说续书中是很常见的，《词话》其他几集之间的联系也大体如此，可见当时的编写者很注意“前集”与“后集”之间的联系。这种前、后集之间的联系，既不同于后来通俗小说的“章回”段落，也有别于后来的小说续书。但我们从讲唱文学分为“前集”、“后集”、“续集”、“别集”等形式上的特点，可以看出作品与作品之间的前后延续关系，这与明清小说续书和原著之间的连贯性是一致的。

综上所述，我们不妨把《七国春秋》前后集、《花关索全传》前后集等看作小说续书的雏形。真正的出于为原著或前书的接续目的创作的小说续书是在那些影响较大的名著问世以后才产生的，也就是在《三国演义》、《水浒传》等相继刊刻行世，并产生了强烈的社会反响之后，才引起效颦者的纷纷学步，他们或续或仿，才使得为名著写续书形成了风气并不断扩大规模、蔚为大观。

第二节 明末清初的小说续书

明朝是我国通俗小说的大丰收时期，此时各种题材的通俗小说都得到了空前的发展，特别是“四大奇书”的出现，大大推动了通俗小说的创作进程：《三国演义》带来系列历史演义小说的兴盛，《水浒传》带来英雄传奇小说的繁荣，《西游记》引发各种神魔小说的创作高潮，《金瓶梅》引来艳情小说及才子佳人小说的泛滥。通俗小说创作繁荣的表现之一就是名著续书的大量产生。明末清初是小说续书发展史上的第一个高峰，这一时期“四大奇书”都有续书产生，以《三国演义》续书为名的有三部，《水浒传》的续书有两部，《西游记》的续书有三部，《金瓶梅》成书较晚，但其续书也有两部。此外，《英烈传》、《精忠传》、《禅真逸史》等也有续书问世。

一 明末历史演义小说续书——《三国志后传》和《续英烈传》

学术界一般认为较早的小说续书是《玉娇李》，此书现已失传。自明朝万历初年起，《金瓶梅》便以抄本的形式在一些文士之间流传，至万历四十五年（1617）才刊刻面世。然而，它的续书《玉娇李》在《金瓶梅》以抄本流传时便已问世，根据史料的记载，我们可知其内容大概。据沈德符《万历野获编》载：

中郎又云：“尚有名《玉娇李》者，亦出此名士手，与前书各设报应因果。武大后世化为淫夫，上蒸下报；潘金莲亦作河间妇，终以极刑；西门庆则呆憨男子，坐视妻妾外

遇，以见轮回不爽。”^①

据此，可以推测此书内容是写《金瓶梅》中人物转世后的因果报应之事。差不多与沈德符同时的谢肇淛在《金瓶梅跋》中也说：“仿此者，有《玉娇李》。”因此，我们可以把《玉娇李》看作《金瓶梅》的续书，它产生在《金瓶梅》传抄时的隆庆、万历年间，可惜已佚。作为《金瓶梅》最早的一部续书，《玉娇李》对后来的小说续书是有一定影响的。

现存最早的小说续书为明万历年间问世的《三国志后传》。

《三国演义》^②于嘉靖元年（1522）刊印以来，对历史演义小说的创作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嘉靖十六年（1537）郭勋撰《皇明开运英武传》之后即有《大宋演义中兴英烈传》、《南北宋志传》等演义小说相继产生。万历三十年以后，讲史演义小说创作进入了较为繁盛的时期，其中，问世于万历三十七年（1609）的《三国志后传》是《三国演义》唯一的续书，^③小说题署“西蜀西阳野史编次”。内容接续百回本《三国演义》的结尾，续写蜀国后主刘禅降魏后，其侄刘璩、孙刘耀与张飞之孙张宾、王平之子王弥、赵云之孙赵勒等先后逃往北方匈奴地区。后来刘璩改名刘渊，在羌胡部积蓄力量，刘渊称“汉王”，以诸葛亮之孙诸葛宣于、张飞之孙张宾为军师，刘耀、王弥和赵勒（后改名石勒）等

① [明]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二十五。

② 清初以前《三国演义》有过许多书名，如《三国志通俗演义》、《三国志演义》、《三国志传》等，本书为叙述方便，统称为《三国演义》。

清代以《三国演义》续书命名的通俗小说还有两部，一部是无名氏的《后三国志演义》（又名《三国演义续编》《续三国志》），内容实即《东西晋演义》；另一部是题“梅溪遇安士著”的《后三国石珠演义》（又名《后三国演义》《三国后传》），其人物、情节与《三国演义》毫无关涉。二书均不属《三国演义》的续书。

为大将，又得关羽之孙关防、关谨，姜维之子姜发等人相助，经过长期与西晋军队的交战，终于灭掉了西晋。小说主要根据晋代的史实敷衍而成，续作者自称“以《晋书》史事，略撰数首续之”，^①但他把历史上十六国时期由匈奴人建立的“汉”（又称前赵）的一些主要历史人物，均说成是蜀汉君臣的子孙后代，他们灭晋的主要目的便是为洗刷当年“蜀汉”灭亡之耻，以此为他们的祖辈们报仇雪恨。这种让刘、关、张后人消灭仇人而建功立业的情节内容，颇能满足《三国演义》的普通读者在心理上的缺憾，使他们发泄了心中的不平之气。续作者认为读者看到《三国演义》的最后结局，大都为蜀汉的衰微“愤叹扼腕”，他说：

观《三国演义》至末卷见汉刘衰弱，曹魏僭移，往往皆掩卷不恚者众矣。又见关张葛赵诸忠良反居一隅，不能恢复汉业，愤叹扼腕，何止一人？及观刘后主复为司马氏所并，而诸忠良之后杳灭无闻，诚为千载之遗恨。^②

正是为了发泄广大读者同情蜀汉“忠良之后杳灭无闻”的“千载之遗恨”，《三国志后传》的作者才不惜改动了历史事实，创作出“泄愤一时，取快千载”的续书。我们只要把《三国志后传》与《晋书》所载史实简单地对照，便不难发现《三国志后传》违背史实的地方比比皆是，它也因此遭到了历代论者的严厉批评。^③

继《三国志后传》之后，《英烈传》的续书也问世了。明太

^① [明]无名氏《续编三国志序》。

^② [明]无名氏《续编三国志引》。

^③ 参见拙文《三国志后传君臣形象论》，载《明清小说研究》2000年第4期。

祖朱元璋从放牛娃到和尚，再到起义军的统帅，最后登上皇帝宝座的经历本身就颇具传奇色彩，关于他的故事在民间广为流传。嘉靖十六年（1537）郭勋编撰的《英烈传》是明代第一部以本朝史实为题材的演义小说，它的主要内容便是描写朱元璋建国的传奇故事，结尾到朱元璋分封诸王为止。随后的万历时期先后出现了一批专门演述本朝故事的小说，明朝开国功勋的传闻更加盛行。其中《承运传》的内容写明成祖朱棣登基前后的故事，开首一篇《古风短篇》有“南部开基·《英烈书》，北甸中兴《承运传》”的话，据此可知其成书于《英烈传》之后，并以《英烈传》的续书自居。它以燕王朱棣为中心，描写他与将士们齐心协力“清君侧”，迫使建文帝逊位，最后定都北京的事迹。小说竭力颂扬燕王的功绩，把他写成一代中兴之主。同样是写明成祖朱棣靖难的事，题署“空谷老人编次”的《续英烈传》则以褒扬建文帝为主，小说创作主旨与《承运传》正好相反。作者自述其创作此书目的说：

顾吾思明代运会之隆，未有如太祖龙兴时也；其事变之奇而幻，则未有如靖难时也。比而观之，始知相传仅数十年，其间一治一乱，较然悬觉，虽曰人事，岂非天命乎？^①

作者认为《英烈传》和《续英烈传》的内容在时间上“相传仅数十年”，但却正好“一治一乱”，于是他“综建文、永乐故实，汇为续传”。他希望阅读《续英烈传》的读者以此了解“盛衰顺逆之故”。续书接续《英烈传》结尾写起，写至建文帝寿终而止，为现存《英烈传》的唯一续书。此外，尚有一部《真英烈传》，

[明]秦淮墨客《续英烈传叙》。